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部份案例

【明慧週報訊】1999年6月10日，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成立了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國性恐怖組織「610辦公室」，1999年7月20日之後，江澤民又命令610辦公室系統性地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在江澤民在中國製造並推行國家恐怖主義的過程中，眾多法輪功學員被打死打傷、妻離子散、居無定所，億萬法輪功學員的家屬、親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與洗腦迫害。

據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以來，通過民間途徑能夠傳出消息的已有3024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佈在全中國3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被迫害致死死者中，婦女約占54.07%，50歲以上的老人約占56.78%。

近期被迫害致死案例

吉林法輪功學員王啓波，男，農安縣楊樹林鄉信用社信貸員，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勞教一年，在長春葦子溝勞教所迫害，後又轉入奮進勞教所迫害。零二年七月被綁架、遭非法判刑七年，在吉林監獄遭受了各種身心摧殘。零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半夜，吉林監獄將被迫害的奄奄一息的王啓波送入吉林市第二中心醫院（吉林市鐵路醫院），二十八日上午王啓波死亡，年僅四十七歲。

黑龍江法輪功學員馬冰，女，大慶油田精細化工廠機關職員。她自幼體弱多病，久治無效；自一九九九年修煉法輪功很快身體強壯起來，渾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修大法使她身心受益，處處為別人著想，是個公認的好人。但就是這樣一個一心為別人好的好人，卻在惡黨迫害法輪功期間多次遭到迫害，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含冤離世，年僅三十八歲。

天津法輪功學員薛桂清，女，天津市武清區高村鄉牛鎮村一大隊。二零零零年十月去北京證實大法，後被非法勞教三年，在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絕食抗議三百多天後，生命垂危被保外就醫。零四年二月份再次去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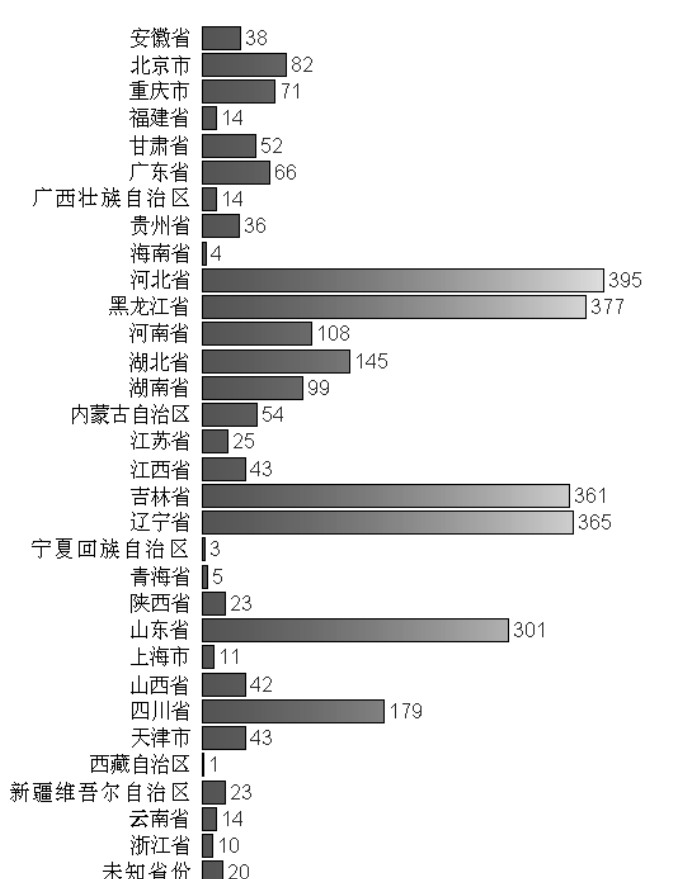
圖：馬冰在所謂的「學習班」遭強制洗腦頭部受傷



圖：王啟波死亡當時鼻孔及口腔都有血跡、整個臉面青紫

京說明真相，被非法判四年，在天津女子監獄被迫害的身體虛弱，零五年七月份通知保外就醫。零六年正月，惡警再次非法強行將她帶回監獄繼續關押迫害；零七年三月十四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接回家中二天，於十六日含冤離世，年僅五十四歲。

四川法輪功學員張興才，男，59歲，攀枝花市仁和區國土局病退幹部，家住鹽邊縣益民鄉（紅格）長坪村店社。1995年修煉大法後，身體多種疾病痊癒。99年12月份到市



上圖：各省被迫害致死人數統計。

政府上訪，2000年4月到北京上訪講真相，兩次被非法關押，又送洗腦班迫害。2004年3月被市公安局綁架，在鹽邊縣看守所被迫害的不能行走，被非法判刑7年，家人花錢保外就醫。06年9月8日被綁架送往四川五馬坪監獄迫害，07年3月31日被迫害致死。

江西大法學員楊平生，男，64歲，在2005年4月份向世人講清真相，被武寧縣公安局不法人員綁架、非法判刑4年，關押在南昌監獄。於2007年3月在南昌監獄被迫害致死，楊的家屬僅在監獄領取了一盒骨灰。請知情者提供楊平生被迫害的詳細情況。

早在2001年10月底，據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已經高達1600人，幾年過去了，隨著迫害的繼續，從民間渠道證實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數在逐日增加，而全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

中國法輪功學員遭迫害嚴重案例介紹

例一、遼寧省營口市熊岳高中英語教師、大法學員李鳳美，女，一九六五年生。二零零四年十月被第三次強行送至遼寧省女子監獄迫害，零六年七月被折磨的全身淋巴結腫脹，生命垂危。零七年一月二日被十監區惡警于成水、陳海新指使犯人陳風雲、孫笑丹等綁到儲藏室殘酷毆打，遭惡警陳海新背銬、吊銬、電擊，並扒光衣服，用膠帶封住嘴和下體，被強制在冰冷的儲藏室二十四小時蹲著，直到三月中旬。李鳳美胳膊被擰斷，被折磨的下肢行動不便，頸部長期流膿，臉部嚴重腫脹，全身都布滿電擊傷痕。

例二、四月二十日，黑龍江省依蘭縣法院開庭非法審判大法弟子宮鳳強、孫仁、馬洪剛。大法弟子宮鳳強被迫害的非常嚴重，但他仍在法庭上揭露了惡警將他毒打致昏，又用涼水澆醒的罪惡事實。上午十一點多，就在開庭結束時，邪黨不法公安綁架了在法庭外的三名大法弟子閻繼國、陳鐵峰等。目前，三人都被非法關押在依蘭縣公安局。

例三、河北大法弟子韋丹權，男，四十來歲，原為山海關機場一軍官。因為堅持信仰法輪大法，二零零三年曾被非法勞教，連年被非法關押、折磨，使他患上了肺結核。零七年四月十四日，在山海關公安分局局長趙然的指揮下，七、八個惡警翻牆進入他的租房院內，撬門抄家，把他綁架、非法關押在山海關第三看守所。

例四、河南淮濱縣五位法輪大法修煉者劉繼友、簡文榮、呂紅園、付凌雲、王賀林，二月十九日被邪黨操控法院以製作、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擾亂公共社會秩序為罪名，分別非法判刑二至六年。五位大法學員零六年十月二十日前後被綁架，遭受了以縣國安大隊長韓德俊為首的惡警的多種酷刑折磨，其中呂紅園被迫害的大出血；付凌雲被殘酷折磨後又被惡警注射毒針。

例五、魏華，女，57歲，家住重慶謝家灣文化二村45幢二單元，是謝家灣百貨公司退休職工。2001年至2003年被非法關押在毛家山重慶女子勞教所迫害。2005年10月18日被謝家灣街道辦事處書記余付林和洗腦班楊志學（音）等人以「文化性精神障礙」為由，強迫她丈夫簽字同意送往精神病醫院，同年11月25日被精神病院迫害的奄奄一息，認不出人，說不出話，上吐下瀉、上插氧氣，下接尿管，發著燒攤在床上。魏華的親人花費一年多時間向直接迫害單位追究責任，沒有結果。

席照軍疑被注射毒針

【明慧週報訊】零七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三點，河北省張家口市康保縣法院人員第二次在看守所對大法弟子席照軍非法開庭。席照軍的家人發現席骨瘦如柴、神智不清、眼睛發呆、嘴腫發黑、癡笑，根本不是原來的樣子，懷疑他被警察注射了毒針。

康保縣大法弟子席照軍和張德才於二月二十四日在滿德堂鄉高家溝村講真相時，被村書記馮全舉報，後遭惡警綁架，被非法關押在康保縣看守所。席照軍一直絕食抗議非法關押迫害，至今已經兩個多月。

康保縣看守所所長王忠從席照軍一進看守所起，就指使犯人毒打他，並唆使一私人醫院醫生強行給席照軍灌濃鹽水、打點滴，並注射不明藥物迫害。一次席照軍因痛苦而掙脫，惡徒就用繩子捆綁他，繼續慘無人道的迫害。

席照軍整個人都被折磨的脫了相，生活不能自理，生命垂危。家人得知去看所要人，惡警所長王忠不放手，說煉法輪功的人死了算自殺。家人一再要求將席照軍送醫院，惡警王忠卻說：現在死不了，等快不行了才送醫院，大不過死了讓醫院給出個證明。王忠並向席照軍家人勒索現金一千元（家人已給了五百元）。

四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康保縣法院人員第二次在看守所對大法弟子席照軍非法開庭。當天上午，席照軍的家人去看所，惡警所長王忠竟騙其家人說一、兩天後才開庭。但當天下午，席照軍家人在看守所正好碰上非法開庭，只見席照軍骨瘦如柴，象四、五十歲的人，頭上出的汗，就像剛剛洗過頭，頭上還戴個帽子，當時席照軍神智不清，根本不是原來的樣子。法庭捏造證據，讓席照軍按手印，他就按。

開完庭，席照軍對家人說：「我昨天還起不來，今天剛能起來。」席照軍的家人懷疑惡警王忠一夥給席照軍注射了毒針。因為據說中共監獄對臨刑犯人就注射一種刺激中樞神經的藥物，使人神智不清，但能提起精神，並出大量的汗，但藥勁一過，人就非常痛苦。

康保縣看守所惡警所長王忠，自九九年以來一直迫害大法弟子，當地多位大法弟子在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時，都遭到過惡警王忠的迫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底，十一名去北京上訪的南方大法弟子被非法關押於康保縣看守所，惡警王忠就夥同手下打手殘酷折磨大法弟子。一南方大法弟子當時只穿了一條秋褲和單褲，惡警王忠逼他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露天凍了兩個多小時，當時這大法弟子被凍的身體僵硬，不能行走。席照軍被非法關押期間，眾多大法弟子本著善念，給王忠寫勸善信，到現在他仍不知悔改。

看守所所長王忠 手機 13931324716

女研究生被摧殘至精神失常

【明慧週報訊】吉林省長春大法學員謝麗娟被非法關押在黑嘴子女子勞教所一大隊，現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惡警們經常強行讓她吃藥，可是越吃症狀越嚴重。就這樣惡警魏丹還指使賣淫的女犯看著她，不但不讓她睡覺，反而還強迫她幹活。

謝麗娟，女，二十八歲左右，未婚，畢業於吉林大學，吉林省圖書館職員，是省圖書館唯一的一名研究生。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後，謝麗娟曾被黑嘴子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兩年，遭酷刑迫害，包括被惡警電擊大腿及陰部，令她精神受到嚴重刺激。後來，謝麗娟回到原單位要求上班，沒有一個部門要她工作，最後館長安排她當保管員。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謝麗娟再次被從單位綁架，被劫持到黑嘴子女子勞教所一大隊。謝麗娟被關押到「轉化」班強行洗腦，她的頭髮也被惡警強行剪的不像樣子。以魏丹為首的一大隊惡警，不斷折磨被關押的大法學員，包括不讓吃飯、不讓睡覺、唱邪黨歌，強迫讀誹謗大法的書，寫「學習心得」，寫「決裂書」，惡警魏丹、葉炯、閻立峰等將拒絕「轉化」的大法學員弄到四樓酷刑迫害：灌食、電棍電、上死人床。

現謝麗娟已被迫害得精神不正常，生活不能自理，不認識路。謝麗娟家住農村，父親現臥病在床，母親由於女兒受到迫害，精神也不好。

兄長獄中煎熬 妹妹亦被劫持

【明慧週報訊】大慶大法弟子瞿艷艷於2007年3月20日在上海看望了被非法關押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大法弟子、她的哥哥瞿延來。當晚在上海市虹口區霞山路235號中業旅社被上海市國安綁架。

早在2002年9月30日上海市桃浦派出所綁架瞿延來之際，上海國安就欲陰謀綁架瞿艷艷，並勾結大慶國安欲實施綁架計畫。但事先有人將上海國安的陰謀告知了瞿艷艷的家人。

瞿艷艷的哥哥、大法弟子瞿延來，曾獲全國化學奧賽特等獎、數學一等獎，畢業於上海交大能源工程系，因堅持修煉「真善忍」做好人，被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關押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瞿延來曾為抗議綁架、迫害、爭取煉功權利絕食絕水逾750天，遭野蠻灌食。

監獄惡警繼續迫害已經絕食四年六個多月的瞿延來，導致瞿延來在2007年3月初出現了生命危險而被迫送入監獄醫院。瞿

延來是從六監區被惡警上了皮帶手銬綁架到現在的二監區四樓去的，在那裏那些惡警對骨瘦如柴的瞿延來仍然進行了身心各方面的摧殘。

虹口公安分局國保處
地址：虹口區閔行路260號
郵編：200080
電話：021-63242200
上海提籃橋監獄
地址：上海市虹口區長陽路147號 郵編：200082
電話：021-35104888

回憶聽師尊講法的幸福日子

我過去是一個體弱多病的老病號，身患肝硬化、膽囊炎、風濕性關節炎、嚴重的鼻炎、再生障礙性貧血等多種疾病，中藥吃了四千幾百副，都沒有明顯效果，人活的真累。工作調動，沒有單位接受。我不但身體長期遭受折磨，精神上也很痛苦，連死的念頭都有。我曾經也練過一些其它氣功，都沒有甚麼效果。

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我老伴在當地氣功科研會收到從安徽省氣功協會寄來的一封「李洪志老師十一月二十一日要到合肥辦班講法」的通知書，我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去參加了聽課。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師尊首次到合肥講法，在教育學院大禮堂，參加人數有五百多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中間，離講台不超過五米遠，師父那高大魁梧的身材，面帶微笑慈悲祥和的容貌，使人感到份外幸福和溫暖。

師父講法，不用稿子，只有一張小紙條，上面有幾行字，就可以隨口而講上兩個小時，法理講的很高，但通俗易懂。我聽著聽著就自主的睡著了，怎麼也挺不住，眼睛一睜，但又睡著了，用手掐頭也沒有用，但師父講法我卻聽的很清楚。當時我



圖：1999年迫害發生前大陸大法弟子集體煉功的場面

很怨恨我自己，怎麼這樣沒有出息，感到很慚愧，也很對不起師父。但是每次師父一講完課，我又精神起來了，一連好幾天都是這樣。

我過去偏頭痛發作時，頭像裂開的感覺，不吃不喝、嘔吐、腹瀉、不能講話，一痛就是好幾天，真是痛苦至極。後來聽師父講：「有的個別人還會睡覺的，我講完了他也睡醒了。為甚麼呢？因為他腦袋裡邊有病，得給他調整。腦袋要調整起來，他根

本受不了，所以必須得讓他進入麻醉狀態，他不知道。」（《轉法輪》）我心裏想，師父真是佛，甚麼都知道。

師父在講法班上打出無數的法輪替學員調理身體，學習班結束回家時，我從原來的一身病到無病一身輕，特別是肝硬化神奇的好了，在我身上真正體會到大法的神跡，親身感受到佛恩給我的幸福。我真是前後判若兩人。

九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又參加了師父第二次在合肥的辦班講

法，是在安徽省黨校禮堂，有一千二百多人參加。師父很辛苦，生活簡樸，有一天晚上我們聽課結束回宿舍的路上，看到師父在一家小店買方便麵，我們是吃飽了去聽課，可是師父還餓著肚子為我們講課。

師父每次講完法還要留一點時間教功，親自給學員糾正動作。有一天在煉站樁時，場內一千多人，就像無人一樣，鴉雀無聲，我閉著眼睛正在煉兩側抱輪，師父突然出現在我身旁，給我糾正動作，師父把我的兩個膀子輕輕往上一抬，對我小聲的說：「再高一點！」頓時一股熱流通透我全身，感到無比幸運和溫暖。師父對每個學員都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關心，手把手的教功，我至今記憶猶新。

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和老伴在山東濟南皇亭體育館又一次聆聽師父的講法，這次學員共四千兩百多人。當時老伴已有一年多胃口不好，吃飯不香，臉又瘦又黃，到濟南的當天晚上食堂開飯時，吃的是稀飯、饅頭、青菜湯，我把菜湯端到飯桌上時，

老伴一看就開胃了，他說：「我想吃了。」饅頭、青菜湯吃的特香。從此以後他吃甚麼都有味了。當時我悟到，慈悲的師父已經給他調理了身體。

在濟南時天老下雨，但師父一講完課，雨就停了，我們學員回宿舍時，傘都用不上，就這樣神奇。

學習班結束時，師父都要和學員合影留念，這次是分地區合影，安徽共三十多人，因為人多，我站在後面，照相前師父往後一看，發現比我高的人把我擋住了，師父問我：「你是安徽的嗎？」我說：「是。」我一看是被別人擋住了，趕快跑到前面往左邊一站，剛站好就聽照相機咔嚓一響，非常及時。師父對學員的關心，連一點小事都不放過。

每當我回憶起有幸三次聆聽師父講法那幸福的日子裡，回憶起師父的簡樸生活、慈祥的容貌、平易近人、處處為學員著想，回憶起師父為了救度眾生耗盡了心血，不由使我熱淚盈眶。

文／安徽大法弟子

女鋼琴家嘉娜拉的故事

嘉娜拉·卡森諾娃（Janara Khassenova）是一位鋼琴家，她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興趣濃厚，雖然初次見面，我們的談話也非常投機。

初到新大陸

嘉娜拉出生在前蘇聯的哈薩克斯坦。17歲嘉娜拉在11年級的時候，就去了阿瑪帝的音樂學院，後來又考入莫斯科國立音樂學院學鋼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學府之一。刻苦的嘉娜拉接受了著名的俄國藝術家給予的傳統教學和訓練，以最高榮譽畢業。很快，嘉娜拉就在各項比賽中脫穎而出。

嘉娜拉學業結束時，適逢前蘇聯垮臺。工作非常難找，一切都很難。學習多年，前途渺茫，她不免產生了很深的失落感，這種感覺一直伴隨著她，一直到她來到了美國。

她最初來美國，是來看在紐約、波士頓的朋友。1997年，她得到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她的男朋友則得到波士頓朗依音樂學院（Longy）的獎學金。為了與當時的男朋友、後來的丈夫在一起，他們選擇了歷史文化名城波士頓。

心靈世界

說起心靈的故事，嘉娜拉說，蘇聯共產黨垮臺後，她沒有回到家鄉的穆斯林社會，在莫斯科，她博覽群書，包括老子的道德經，也讀過孔子的著作、易經，和翻譯成俄語的中文古籍。但她從來沒有讀過佛家的經書。

她在莫斯科的一個親戚是佛教徒，這使她瞭解了一些打坐、瑜珈和印度來的精神方面的東西。她覺得作為自己的修煉，那些東西太複雜了。但她從中學到了一些術語，如業力、還債、輪迴、善惡有報等等。來到美國後，所有的這些都忘了，但她還是在想著尋找些甚麼。

嘉娜拉說，「我非常容易激

動，多愁善感。但這對我的生活不利，我很難這樣活下去。因為壓力太大、不容易自持，會精神崩潰。我很困惑，有時想，我可能本來就是這樣的，幹嘛要改變呢？但在我的內心，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我錯了，這是不對的，不應該這樣。」

「孩子出生之前，有一天上班時，我突然垮下了。當時我全身極度疲倦，不能控制自己，人整個崩潰、倒下了。我知道那是因為我的抑鬱、神經緊張，但沒有一個醫生能夠告訴我，我到底哪裏出了問題，或哪裏有問題。實驗室的化驗結果出來了，一切正常。但我自己知道，我一定有甚麼地方不對勁了。」

結緣法輪功

改變自己的那一天，嘉娜拉說，其實是悄然而來的。「2003年的3-4月間，我在波士頓一家牙醫診所碰見一位俄國婦女，她是那樣的安寧，就那麼靜靜的坐在那裏，帶著微笑，出奇的寧靜。而其他人呢，都在情緒激動的談論著在伊拉克的戰爭。」

這位不知名的俄國婦女給了她一張法輪功的傳單，「她告訴我，她曾得過重病，心臟做過複雜的手術，但不能工作，直到她讀了法輪功的書。」「她還給我看了看她正讀著的《轉法輪》，是俄文版的。」

「她告訴我，這個修煉系統簡單易學，但要從內心做起，從道德和心性開始。她給了我傳單、網址，還留給我她的電話，叫我給她打電話。我們此前從來沒有見過面。她說的不多，只有幾句話，不到十分鐘，但句句都打入了我的心裏。」

幾個星期後，嘉娜拉給她打了個電話，去了她的家裏。拿到書後，嘉娜拉回到家，聽了煉功音樂，試圖按記憶比划動作，還上網讀了發生在中國的迫害事例。她不能相信，不相信會在21世紀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理解

為甚麼發生。雖然她的兩個祖父都在斯大林時代被共產黨迫害，知道迫害這個詞，但她從來沒有把這個詞跟中國聯繫起來。

嘉娜拉開始讀俄文版的《轉法輪》，給煉功點的聯繫人打電話，找到一位叫麥克爾·陳的先生，教了她功法。「陳先生那樣的有耐心，我很受感動，想變成象他那樣的人，也一樣的寧靜、善良。」

那年的夏天，她把書讀完了。身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後來，那些很厲害的頭痛，一點點的，都沒了。她的那些恐懼、抑鬱、呼吸困難、神經衰弱，也都全部消失了。嘉娜拉認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稱為修煉者的。你必需真正實修，光讀書或光煉功是不夠的。

去日內瓦

2004年3月，嘉娜拉去了日內瓦，參加世界人權會議，見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身為歐洲人，她想去見見其他歐洲學員，看看他們是如何走進法輪功大法的。日內瓦的三天裡，她見到了來自澳大利亞、歐洲各國、台灣、和美國的各民族學員。她聽著他們的經驗交流，瞭解著他們在做著甚麼，所有這些跟她以前所知道的都非常不同。

「當你與這樣一群好人在一起的時候，那感覺是太好了。」日內瓦回來後，嘉娜拉對自己說，「就是他。主意已定，我要煉法輪功。」這天，離她從那位俄國婦女那裏初次聽說到法輪功，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了。

對於法輪大法，嘉娜拉說，那是宇宙的理，殊途同歸，他讓不同背景、不同路途的人們走到一起來了。她從心裏感謝神佛送給她這個大法。「一次，我去了紐約的一個朋友的家裏，他們都很羨慕我，對我說，你改變了很多，不再計較名利了。」嘉娜拉還說，「師父在看著我，會幫助我們做一切。如果你的心在那兒，一切都會做好的。」

嘉娜拉對中國人講的幾句話：「你們有最令人著迷的古代文化，優美的音樂、詩歌和繪畫，都是那樣的美麗，你們應該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但是，因為這場迫害，世界人民很難想像這個美麗和迫害居然會同時並存。我知道，迫害不該發生，邪惡不能持久，終有一天這些都會改變。從古至今，善良的、美好的都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文／澤霖



圖：嘉娜拉·卡森諾娃

樊教授任教於技術學院，從讀大學開始即苦於憂鬱症的糾纏，二十餘年來一直是某法門的修行者，其正式接受身心治療服用藥物也有八、九年的時間。發病時最難忍受的是左臉頰的緊繃感，其痛徹顏面的緊繃感箍住整個腦袋而造成嚴重失眠與情緒低落問題。在他準備辭去大學教職、自殺念頭強烈的最危急時刻，樊教授幸運的遇見了法輪大法。

去年農曆大年初三，樊教授的同事特別將他推介紹給我，想尋求咨商的協助。但是我深知咨商與心理治療的局限性，即使投了目前治療憂鬱症的第一線藥物，另外再配合咨商的服務，也不見得能完整療愈頑固的憂鬱症。而我見證了多位長年被憂鬱症、躁鬱症病業牢牢捆綁的患者，因為修煉了大法而快速的走出生命幽谷，迎向新生。

協談一個鐘頭後，我與兩位大法弟子一起，向樊教授介紹了大法，隔天的九天班課程也邀請他參加。玄妙的因緣、神奇的改變就由此刻開始。

兩位大法學員與樊教授夫婦一起聆聽李洪志師尊的講法。此前樊教授還清理了數百冊不同法門的書籍。

聽師父講法時，樊

教授顯的焦慮難安，忍到第一堂講法結束後，兩位大法學員見其有些痛苦，於是決定陪他們回家。

在大法學員發正念後，樊教授忽然安定了下來，並道出他當下所看到的離奇場景：「前面掛著一層層的瀑布，溪流邊的一塊大石頭上坐著一個男子，兩眼惡狠狠的瞪著他，詭異的是，中年男子的左邊嘴角流血……」

樊教授接著說：「大法師父出現了，並且走向前慈悲的握著該男子的手，似乎在跟他說些甚麼話……」，樊教授稍許又說：「師父隱去，畫面不見了！」

令人驚嘆的是，樊教授左臉頰的緊繃感被瞬間拔除，失眠一週來，當晚難得的睡了個安穩的覺。翌日，他精神煥發的開車載著妻小回老家探望高齡祖母。這一幕被小姨子瞧見了，難以想像的，昨日尚且病懨懨的姊夫竟在一夕之間變了一個人，這也促成了大姨子、小姨子及岳父岳母後來都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樊教授見證了大法的神奇，目前仍繼續教書，並悟到左嘴角流血的男子與自己左臉頰的緊繃感之業報因果關係。

文／台灣大法學員

樊教授不再憂鬱了

真善顯大忍

——寫在「四二五」八週年之際

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人大上訪，到後來持續八年的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法輪功經歷了無數的風風雨雨。多少苦難，多少艱辛，八年的承受，人們難以想像。但是，法輪功走過來了。

不過，還有的人在想，「政府說不讓煉，就不要煉了，自己實在覺的好，就在家偷偷煉，對外不要說。——法輪功講『真善忍』，那為什麼不『忍』呢？」

這種說法的背後，摻雜著同情和不解。一是覺的共產黨多狠啊，跟它斗有什麼好結果？何不忍一忍？二是對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反迫害不理解，認為是沒有「忍」。

「忍」，到底什麼是忍？怎樣才算忍？

人們常說，「忍」是「心字頭上一把刀」，剜心透骨。的確，「忍」，意味著付出，意味著堅持，意味著承受，意味著別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

有人也許會說，面對江澤民團伙對大法 and 師父的惡毒攻擊和對法輪功學員的全面打壓，別的學員要去上訪，要去澄清真相，他沒有去，他「在家偷偷煉」，他說這就是忍住了。那麼，我們不妨來看看「在家偷偷煉」到底是在「忍」什麼呢？

當報紙、電視、廣播、網站上鋪天蓋地的造謠誹謗攻擊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時，他躲開了；當單位要他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時，他寫了；當鄰居問起他還煉不煉時，他搖搖頭說早就不煉了；當同修要來串門時，他找藉

口謝絕了……然後，在家裏「偷偷煉」。班照上，學照念，工資照發，就業、升學、提干、住房、退休金，什麼都沒有損失，人們不禁納悶，他在「忍」什麼呢？

只有被攻擊者、被侮辱者才能有資格談忍。「罵我老師，我不還口，我忍了」，是否意味著被侮辱的不是他的老師，他無心去替他老師「忍」。「看到別人受傷害，我忍了」，因為他不是受害者，他無意去替別人「忍」。實際上，由於怕心和各種顧慮，認同「在家偷偷煉」不過是把自己與作為一個整體的大法分隔開來，在江澤民團伙和中共造謠誹謗法輪大法和大法師父時，自己成了旁觀者。

細追起來，面對電視上那些惡毒的誹謗，他可能心裡會有一絲內疚，覺的自己對不起大法和師父。但「內疚」不是「忍」。

「忍」是一種美德，是和「真」「善」並列的崇高美德。「忍」不是「懦弱」和「偷生」的代名詞，是理智清醒的內心選擇和意志堅不可摧的行為表現。

當法輪功學員站出來維護大法時，那才是把自己同「真善忍」連在了一起，成了大法的一個粒子。所有針對大法而來的壓力和侮辱，大法粒子都在幫著承受。有承受，才能談到「忍」。當單位要你簽不煉功的保證時，你拒絕了，你得承受失去工作、失去學業的壓力；當你被限制不准為法輪功說話時，你上訪講真相去了，你得承受失去住房、失去退休金的壓力；當你被綁架到



洗腦班，要你寫悔過書時，你拒絕了，你得承受不被人們理解的壓力；當你被投進監獄，在酷刑折磨下，你依然沒有放棄正信和修煉，你得承受中共對你的家人和單位的無理株連帶來的壓力；當然，更不用說面臨生命危險時生死攸關的巨大壓力。

面對種種壓力和危險，你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依然坦坦蕩蕩的去為法輪功說公道話，無怨無悔的去澄清真相，帶著真誠，抱著善意，去告訴人們大法好，告訴人們「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這才是「忍」，以弱小的身體，去承受被江澤民團伙和中共操控的整個國家機器的壓力，展現著非暴力、和平、理性、真誠，善良，坦蕩，無怨，這就是「大忍」。

有人說，「小不忍則亂大謀」，那是人基於利益的韜晦之計。法輪功學員要維護的是「真

善忍」宇宙真理，要爭取的是堂堂正正的修煉正法的合法環境，要維護的是大法賦予每一個人的身心回歸向善的機緣。法輪功學員不只是為自己，也為人類的維護著邪不壓正的天理。「在家偷偷煉」決不是「真善忍」大法造就的修煉人的思想方法和思維邏輯，當真正能使生命返回無限美好境界的大法被誣蔑，世間的人們因為不明真相而失去機緣時，法輪功學員們想的是快快讓人們明白真相、別失去他們那份珍貴的機緣啊！帶著這樣的心，他們如何能「在家偷偷煉」呢？正是法輪功八年來的反迫害，才打開了一片天，才讓無數的世人明白了真相，才使大法洪傳到了八十多個國家，才揭開了大法洪傳人類的歷史，才使無數的人為自己的生命選擇了美好的未來。

其實，是共產黨的強權暴力摧毀了人們對道義的信心，是共

產黨的邪惡本性敗壞了社會的道德。中共統治下的社會不但沒有了「真」，沒有了「善」，更是變異了人們對「忍」的認識。見義勇為成了傻事，苟且偷生成了智慧。「在家偷偷煉」這樣的想法，不管初衷如何，造成了人們把矛頭指向受迫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客觀上助長了江澤民團伙和中共的邪惡氣焰。

「真善忍」是圓容一體的。大法弟子在反迫害、講真相中，做到了真，做到了善，在真和善中，實踐著忍。法輪功學員的付出，也是在規正被共產黨破壞了的道德，為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的道德回歸奠定著基礎。明白的人說，法輪功學員八年持之以恆的理性反迫害是「大善大忍」。是啊，他們用自己高尚的付出，為人類展示了純正的「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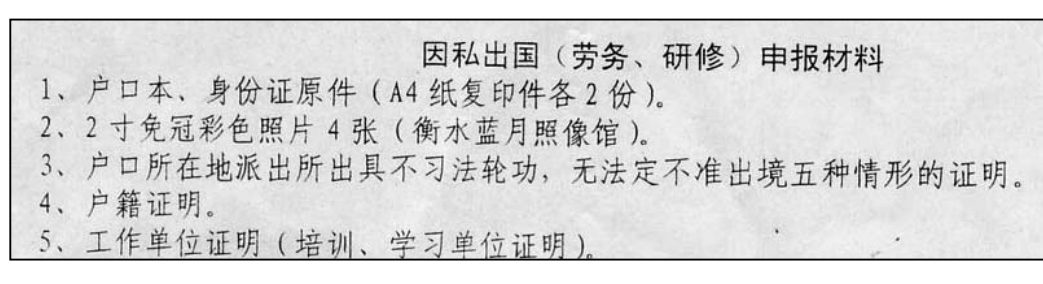
文/歐陽非

另一種迫害：中共限制法輪功學員出境

自迫害發生以後，法輪功學員的生存空間，包括就業、升學、住房、工資、養老金、子女權益等受到極大的擠壓。除此之外，迫害手段中還有一個就是剝奪法輪功學員合法出境的權利。

中國貿促委員會人才服務中心關於「存檔人員如何辦理出國（境）政審手續」中，明確要求「申請人所在單位開具本人鑑定意見函。內容包括：申請人的政治表現，……，是否參加過法輪功組織，單位負責人簽署意見並加蓋公章。」

大同中國國際旅行社的「出境旅遊團申辦程序」要求單位負責人籤註「該同志不屬於不准出境的五種人，不是法輪功練習者」。



圖：河北衡水市出入境管理局下發的因私出國（勞務、研修）申報材料

上網搜尋很容易找到許許多多這樣的要求。四川省中國青年旅行社、西安市社區信息服務管理中心、廣西防城港國際旅行社、深圳市鵬城康輝旅行社、中共江西省樂平市委組織部、贛州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等等……這些單位和部門在辦理因私護照所需資料中，都明文要求當地派出所或單位領導簽署申請人「不是五種不准出境的人」和「不是法

輪功成員」的證明。

很顯然，法輪功學員完全不屬於法律明文規定的「五種不准出境的人」，就連中共自己也知道，法輪功學員無罪，所以才要在法律和法規之外再單獨列出來，以達到剝奪法輪功學員出境權利的目地。

「五種不准出境的人」是1985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

條規定的。從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以下簡稱《護照法》），吸收了《出境入境管理法》規定的不准出境的部分內容，取消了「正在被勞動教養」的內容，一般人都認為新的護照法放寬了大陸居民出入境的管理。但是，據明慧網報導，在《護照法》施行以後，河北衡水市出入境管理局下發給各下級單位的「因私出國（勞務、研修）申報材料」上面寫的很清楚：戶口所在地和暫住地派出所都要出具申請者不修煉法輪功的證明。據查，這不是衡水市一地的特色，而是仍然在大陸各省份普遍存在。

（文/張穎）

究竟誰在「破壞法律實施」？

中共江氏集團在陷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時候，千篇一律用的都是《刑法》第三百條：「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那麼誰是邪教？其罪名是怎麼來的？事實上，利用「邪教」罪名打擊信仰團體是違法的，也是站不住腳的。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認的基本人權，即天賦人權，也就是說不管「信什麼」都不違法，任何人無權干涉。那麼一個政府有沒有權力、有沒有必要將某種信仰定義為邪教？如其「下定義」不就是為了加以限制打擊嗎？那還叫信仰自由嗎？所以西方民主國家從來沒有定義某種宗教為邪教。因為法律不能追究「思想」原因；只能追究後果「行為」。

其實是「正」是「邪」，取決於信教的人們自己去感知認定，是邪教必然沒有市場，是正教壓也壓不住。法輪功在中國遭受打壓快八年了，但卻由當初的十幾個國家洪傳至八十多個國家，這是中共政府能管得了的事嗎？因此隨意的給其「下定義」本身就是干涉別人的信仰自由，這不正是自己在「破壞法律實施」嗎？（大陸法輪功學員供稿）

（明慧週報編輯組）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中共只鎮壓法輪功嗎？

不是。過去的不說，就說中共在迫害法輪功的同時，對其他稍有規模的氣功門派，不屬於中共「三自教會」的地下教會，各種維權人士等，都在進行打壓。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鎮壓的歷史，只是人們已經習慣於中共的暴力，習慣於那種不出三天，就能將對方打跨的模式，也不覺得那是什麼鎮壓了。

只有你敢起來反抗時，人們才能注意到你被「鎮壓」了。如果法

輪功在三天之內就銷聲匿跡了，人們也許還意識不到這場鎮壓。

對法輪功的迫害，的確在規模上、程度上都遠遠超過對其他團體的鎮壓。這有幾個因素：

1·法輪功群眾多，而且社會各個階層都有人在煉，包括老幹部、政府官員、軍人等。

2·法輪功修煉「真善忍」，而且就是在日常社會中生活修煉。很多老百姓都了解法輪功法健身的功效以及對人的道德昇華的作用。中共為了把法輪功打倒，就

必須從名譽上先把法輪功搞臭，所以，製造的謊言之多，之大，是沒有先例的。

3·當時做了數年兒皇帝的江澤民急於樹立個人威信，妒忌法輪功學員對法輪功創始人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尊敬，所以，出於個人的陰暗心理，江澤民動用了整個國家機器來發動這場鎮壓。當時，政治局的其他人並不同意，江澤民發淫威，非要一意孤行。江還說法輪功信「真善忍」，鎮壓起來以較容易。

4·從一個氣功門派來講，法輪功不同於一般的氣功，他是性命雙修的佛家功法。法輪功是信神的，作為一種信仰，同共產黨的無神論完全抵觸。從意識形態上，共產黨是容忍不了一個龐大的不在它的意識形態之中的群體的存在。江澤民的個人妒忌心正是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去把整個共產黨的邪惡因素調動了起來，發動了這一場曠日持久的對「真善忍」的迫害。

天降生花妙筆，
唯有德者得之，
唯敬天知命者善用之。

「妙筆生花」與「江郎才盡」

《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了一段詩仙李白的逸聞，說李白的時候夢見自己用的筆頭上面生出了花，後來果然因此而天才贈逸、名聞天下。妙筆生花，一般用來形容一個人有傑出的文學才能。

江郎才盡，則一般用來形容一個人創作才能的減退或消失。江郎，即南北朝時期南朝著名的文學家江淹。「黯然而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在其膾炙人口的傳世名篇《別賦》中，千古傳唱，足見其傑出的才華。但是江淹到了晚年，卻先後

依附蕭道成、蕭衍等權貴，做起了大官，過上了安富尊榮的生活，就再沒寫出好的文章，時人皆稱「江郎才盡」。

關於江郎才盡的故事，在《南史·江淹傳》中還有兩則記載。江淹曾任宣城太守，當他罷職回家的時候，停船在禪靈寺，夜裡夢見一個自稱張景陽的人，對江淹說：「以前我送給你一匹錦緞，現在該到還我的時候了。」江淹遂從懷中抽出幾尺錦緞，那人很生氣，說他把錦緞剪裁得快完了。正在埋怨，見丘遲（《與陳伯之書》一文的作者，其文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也是千古傳誦的名句）站在旁邊，張景陽便對丘遲說，「剩下這幾尺，也做不成什麼了，就送給你吧。」還有一次，江淹住在冶亭，又夢見一人，自稱郭璞（西晉時著名的文學家，《晉書》稱他「詞賦為中興之冠」），對江淹說：「我的筆在你那裏多年，現在可以還給我吧？」江淹隨即向懷中一摸，竟真的有一支五彩筆，也只好歸還郭璞。錦緞也沒了，五彩筆歸還，江淹自然就無才可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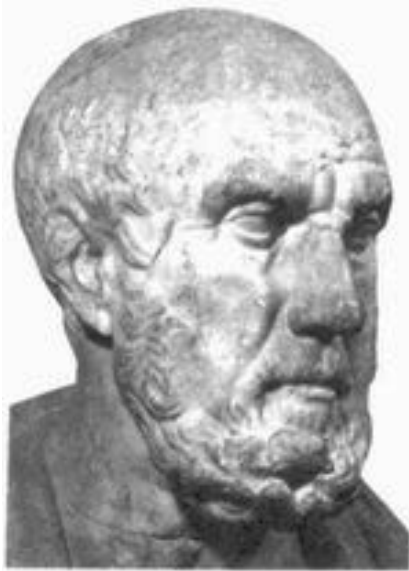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比喻文才出眾的還有諸如「椽筆」、

「魁星」、「錦繡文章」等等，而象李白、江淹這樣夢中神跡的故事歷朝歷代都層出不窮，這也說明了一個極其重要問題，自古及今的很多文學大家，都是在一個普遍對神有著虔誠信仰的文化環境中產生的，而且很多創作者本身就是宗教徒，在這一點上，中西方概莫例外。

傳統文化中對文學創作境界的描述，還往往和音樂、繪畫、藝術的創作有著相似的表現。「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的神韻，畫聖吳道子「吳帶當風，天衣飛動」的畫境，傳統繪畫中「心領神會」的意境，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讚歎，都無不表明了「如有神助」這一簡單的事實。2007年新唐人神韻藝術團全球巡迴演出的劇目《造像》，就用樂舞的形式再現了藝術創作的根本：對藝術無止境的追求，都是通過創作者對神佛虔誠的信仰與純善無私的心性昇華中得到神佛的啓發與智慧，從而創作出來的。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許就不難解釋，博取功名的文章為什麼不能流傳久遠，也是「江郎才盡」的一個原因所在。

文／古道



世界上最負歷史盛名的樹，大概就數愛琴海的科斯島上那顆巨大的法國梧桐了。如今它被作為「活的歷史文物」而為無數遊人特別是從醫者景仰。大約2400年前，古希臘立志從醫的年輕人都要在這棵梧桐樹下宣誓，誓詞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被稱為「西方醫

希波克拉底誓言、醫德和信仰

學之父」，他是人類醫學史上的最偉大人物之一。而那段簡短、樸實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迄今仍然是許多醫學院學生的畢業誓辭。不僅如此，這段誓言已經遠遠超出了醫學範圍，幾乎成為現代職業道德、事業良知的代名詞。幾千年來，學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不下幾億。這個誓言幾乎成為人類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個文件。

「醫神阿波羅，挨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諸神為證，鄙人敬謹宣誓，願以自身能判斷力所及，遵守此約。凡授我藝者敬之如父母，作為終身同世伴侶，彼有急需我接濟之……

我願盡余之能力與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

並檢束一切墮落及害人行為，我不得將危害藥品給與他人，並不作此項之指導，雖然人請求亦不與之。尤不為婦人施墮胎手術……

無論至於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並檢點吾身，不做各種害人及惡劣行為，尤不做誘姦之事……

倘使我嚴守上述誓言時，請求神祇讓我生命與醫術能得無上光榮，我苟違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今天的中國人讀到這段誓言的時候，大概心中依舊為之震撼；然而同時也不免在心底感慨當今中國社會醫德不存，人心不古之現實。這段古老的誓言，是

人在天地、諸神面前的莊嚴承諾，這也正是其穿越千年歷史而依舊光芒閃耀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有人呼籲重溫這段誓言，以圖恢復崩潰的職業道德。然而在中共治下，當古老的中華傳統信仰被強行破壞根除，在信仰神佛的修煉人被殘酷迫害的當今社會，這段誓言也早已失去了其依托的信仰根基。對那些唯財是命的白狼大夫，區區500文字哪有什麼神聖之處，又有多大的約束效力呢？信仰和不信都是個人的自由，可是當正信受到迫害、整個社會信仰的基石崩潰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得不付出代價。

文／劉勁松

《新聞週刊》：

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國人信仰上帝

根據美國《新聞週刊》三月三十一日刊登的最新一次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國成人受訪者相信上帝的存在，近一半的美國人拒絕接受進化論。

這項由普林斯頓民意調查機構進行的調查認為，信仰上帝或

有組織的信仰活動在美國非常普遍。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國成人受訪者說他們信仰上帝，大約有同樣數量的人（百分之八十七）說他們屬於某一宗教組織。信仰基督的人遠超過有其他信仰的人，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訪者說他

們是基督徒。大約有一半的美國人拒絕接受進化論理論。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接受聖經中的創世論。

雖然有十分之一的美國人說他們不信仰宗教，但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表示他們不相信有上帝的

存在。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自認為是無神論者。

在美國的選舉中，候選人如果是無神論者就不會被看好。百分之六十二的登記選民說他們不會投票給無神論者。

諸葛亮守信

三國時，蜀漢建興九年，諸葛亮命人製造木牛流馬運輸軍糧，再次出兵祁山，第四次伐魏。魏明帝曹睿親自到長安指揮戰鬥，命令司馬懿統帥諸將領，帶領大軍三十萬直撲祁山。面對兵多將廣、來勢洶洶的魏軍，諸葛亮不敢輕敵，命令士兵佔據險要地勢，嚴陣以待。

蜀軍長史楊儀建議分兵兩班，以三個月為期，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個月，卻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輔。這樣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可得中原。

諸葛亮認為這正是長久用兵之法，遂採納該計，兵分兩路，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違限者按軍法處置。

說話間，一百日限期已到。眾軍正待會兵交換，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魏兵，去襲劍閣，司馬懿引兵來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在這危急時刻，楊儀等蜀軍將領紛紛向諸葛亮進言：「魏兵來的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留下退敵，然後再回。」諸葛亮說：「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為本。既有令在

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門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並再三強調，不作更改。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

此令一下，全軍去留將士都萬分感動，應去者紛紛要求留下參戰，說道「丞相待我們如此恩重，我等願且不回，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諸葛亮說：「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眾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誠信動天地！諸葛亮緊要關頭堅守承諾，

致使士兵們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高昂，只待臨戰對敵。

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蜀軍令下，蜀兵一擁而進，將銳兵驍，以一當十，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魏軍大敗。司馬懿也被迫引軍撤退。

諸葛亮出城犒勞三軍，收聚得勝之兵，尤其褒獎了那些放棄回鄉、主動參戰的士兵，蜀營中一片歡騰。

諸葛亮說，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失盡民心。



圖：諸葛亮蠟像

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無信，人必不信之。所以諸葛亮一生以誠信為本，最注重的是德，他的品行一直為世人所景仰，正如蜀軍將士們所說：丞相忠心為國，愛民如子，恩深義重，有仁有智又有勇啊！

善惡一念間「一」

[編者按]我們的祖先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實際上仔細考察下來，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都有類似的信仰。自己種下善與惡的種子，分別對應著將來善與惡的結果。所以古云「福禍無門，惟人自招」。如果有心人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門（如610辦公室，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監獄等等），重病發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遠遠高其他同類部門。

難道這都是偶然的麼？《明慧網》上公布了上萬例有據可查的因為緊隨中共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遭到惡報的人，我們將陸續刊登一些實例，希望引起讀者深思，特別希望有親人、朋友從事此類工作的讀者，能將法輪功的真相告知他們，並勸他們替自己的未來著想，善待法輪功學員。

◎遼寧省錦州市渤海大學教務處主任楊某某，在2004年2月5日召開的學生幹部會，公開誹謗法輪大法，當場遭報應而斃命。楊某某在100多名學生幹部會上講話：「為了響應國家教委的號召和渤海大學教務處的規定，讓我們新一代大學生遠離××。」話剛出口就突然摔倒在台上。上去幾名學生幹部和教師把他扶起來，他還不知悔改，繼續誹謗大法；還沒講上幾分鐘，又二次摔倒在台上，這次就再也沒有起來，當場斃命。隨後校領導把禮堂門全部關上，讓每個學生幹部簽字不准把楊某某的死因外洩，否則將開除學籍，對外謊稱是心臟病突發而死。

◎何群治，男，32歲，河南省臨潁縣繁城鎮綜合治理辦主任，他曾多次迫害法輪大法弟子：監視、搜書、抄家。2002年春節帶人到鄭州市抓法輪大法弟子。2004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和同事騎摩托車一同上班，途中被一條黑狗撲嚇，一頭栽到地上，絕命身亡。

澳洲法院開庭聆訊 原告要求缺席審判廣東邪黨書記

【明慧週報訊】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澳洲紐省高等法院就法輪功學員李富英和謝焱起訴原廣東省政法委書記、現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陳紹基一案進行了聆訊開庭。法庭聽取了原告關於此案的陳詞和傳票送達被告的證據，並經法庭程序核實被告今天未應訴出庭。原告向法院提出對被告進行缺席審判的要求，法庭同意原告就此向法院提出書面申請。

自九九年七二零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以來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僅廣東境內證實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就至少六十四名。陳紹基對在廣東省迫害法輪功的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據原告的法律助手凱麗女士介紹，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法輪功學員李富英和謝焱以非法關押、酷刑折磨等罪行向紐省高等法院起訴廣東省六一零辦公室頭目、原廣東省政法委書記陳紹基，並將傳票成功送達正率廣東代表團在悉尼訪問的被告手中。

聆訊開庭結束之後，原告就



圖：法輪功學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將傳票送達被告陳紹基

此案在省高院前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二名原告李富英、謝焱也分別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了自己、親人和同伴曾在廣東省內遭受的殘酷迫害。近八十歲高齡的李富英老人因為信仰在廣州曾被非法關押兩次，而她的女兒顏海玉，因修煉法輪功也被非法勞教二年，關押在廣州槎頭女子勞教所備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創傷。

原告謝焱表示自己曾經因為派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被中共非法關押在勞教所兩年零三個月，遭受殘酷的折磨。謝焱說：「法律在中國是被踐踏的，像我們這些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是沒有地方伸冤的，所以在澳洲這片自由、尊重人權的國度裡，要運用法律來為自己 and 所有（在中國）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鳴冤，將陳紹基之類的罪犯繩之以法。」

哈爾濱女子監獄的黑暗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省哈爾濱女子監獄充滿了黑暗、殘暴，那裏非法關押數百名大法學員。在寒冷的冬天，三中隊大隊長楊華、副大隊長趙玲把二十名大法學員拉到外面一凍就是一天，不准穿棉衣，不准戴帽子和手套，只穿一層單衣服，在那凍著一動都不准動。惡警們把大法學員一直凍了十五六天，每天凍的兩隻手像饅頭。

大法學員劉學偉凍得昏死過去了，幾個犯人給抬回女監醒過來後，沒有人性的惡警又讓上外面去凍，就這樣每天往返凍好幾次。大法學員於秀蘭兩隻手都凍成黑色，惡警卻又把她關進小號，強行轉化，各種刑都用上：進水牢，戴背鏢，上大掛等。大法學員給他們講真相，惡警就用黃膠帶把嘴給封上。大法學員曲玉萍因給大隊長楊華講真相，被楊華打的臉都變形了。

大法學員付桂春和王淑芝在小號裡，付桂春因要上廁所，小號的惡警不准。一個男惡警不但不准她上廁所，還用方便袋把她頭套上。拳打腳踢，變著花樣的狠毒的直到把她折磨的昏死過去。王淑芝說人都死了還打，惡警說她是裝的。

惡警們為了對付大法學員，

命令四個刑事犯看管一個大法學員。如大法學員不出工，就扣刑事犯的工分。有的刑事犯，就拳打腳踢，惡語不斷。上廁所都看著。夏季時，惡警把大法學員拉到外面，圍著操場一圈一圈的跑。誰也不許停，惡警們跑到陰涼的地方，指使刑事犯，誰跑不動就鞭打。有的大法學員年紀大了，根本就跑不動，惡人就拿鞭子打。

從小號裡出來的大法學員，瘦的只剩一把骨頭，走路說話都很吃力，有的只剩一口氣被抬回來了，就連刑事犯看見了都會落淚的。小號裡冰冷，不許多穿一件衣服，別說毛衣了，就連線襪都不讓穿。雙手背扣在冰涼的鐵管子上，夜晚坐在水泥地上。惡警用濃濃的鹽水和玉米面灌食。如果抵制，男惡警就拳打腳踢，用電棍等刑具折磨。惡警們怕外面聽到，就放大音響。有的同修在小號一關就是幾個月，幾乎都是剩一口氣時抬回來，身上沒有好地方。

惡警們看到大法學員堅定，就瘋狂的迫害，不讓家人來見，只對家人說：「這些人根本就不想見你們。」家人不瞭解是惡警從中作梗，只好回去了。就這樣，幾乎大法學員都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文／黑龍江省大法弟子

山東王村勞教所暴行

【明慧週報訊】現在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回想起2002年王村勞教所惡警惡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慘狀，至今仍歷歷在目，不寒而慄。下面把我的部份記憶說出來。

王村勞教所當時有九、十、十一、十二，四個大隊，非法關押大法弟子700多人，其中九大隊是新收隊，又名嚴管隊。大隊長叫靖緒盛，據說是山東司法部門挑選出來最邪惡的一個，滿臉橫肉，十分嚇人。副大隊長孫奉俊，教導員彭緒標，共有17個惡警，個個都是兇殘無比。

九大隊設有七個「班」，其中一個是「值班班」，「六班」是「嚴管班」，惡警利用欺騙、恐嚇和暴力等各種手段培養了一批猶大作為打手，他們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多種多樣，無所不用其極。對大法弟子採用包夾的方式，三、四個猶大圍一個大法弟子進行迫害，一天一宿有七幫打手迫

害一個大法弟子，惡警監視、指揮，由猶大迫害，張口就罵，伸手就打。二、三十米的樓道，靠牆一邊一排。整個樓道都排滿了，被褥室、惡警辦公室等處，都有包夾迫害大法弟子，內部設有專門的嚴管室。還不夠用，把惡警的廁所也變成了嚴管室。

嚴管室內只有惡警和他們指派的幾個打手可以出進，門窗全是封閉的。裡邊發生的事情，除他們幾個人知道外，其他人無法知曉，被關進嚴管室的大法弟子，只有他們認為所謂的「轉化」了，才能出來，否則，那只能是被抬出來，或是被送入其它地方被關押迫害。

當時被迫害最嚴重的大法弟子有：許恆奎、穆祖廣、趙立明、張廣寶、任國強、王桂偉、卜慶金、莊奇、王濤、王春生、閆樹路、紀西正、王成福、張連賓、趙永強等等。惡人們採用的手段奇毒無

比，其中吊掛式迫害是最殘忍的手段之一。殘忍毒辣，持續時間長，是一種綜合性迫害，用手鏢將人吊起，吊在窗外層的鋼窗上，腳不沾地，腰部被擔在伸出牆外很長的窗台稜上，用破布將嘴堵住，再用寬膠帶把嘴封住。由惡警指揮一幫打手掏胸、搗腋窩、撓肋骨、用鞋底撓肋骨等，一併使用，慘不忍睹，六、七個猶大圍著一個大法弟子施暴，還設有一個所謂的「護理員」，預防休克之後的搶救。

其它迫害手段還有掏對拳，兩個人分別從人的前後兩方對著掏前胸和後背。田本印用木凳子砸大法弟子的胸部，一打就是上百下。用竹筷子砸手是于萬通的拿手好戲，把大法弟子的手砸得血肉模糊，經冷水一洗，滿手的血口子一直裂到骨頭，血流不止，但哪裏口子大，他們就在哪裏砸。最後用筷子不能滿足，就用皮鞋底

把手放在桌面上砸。直到把人砸得昏死過去，砸完後，兩個手背都變成了黑黢黢一樣，十個指甲蓋被砸得全部充滿黑血。

大法弟子穆祖廣被抓得一絲不掛的罰站，長期坐在嚴管凳上不讓尿尿，整的小腹圓圓的，走路都困難，全身被王鳳曉、郭洪良擰得全是紫塊。

大法弟子莊琦被鏢上鏢子進行前後掏胸，被前胸掏了二百多錘，後背掏了一百多錘，打得前胸、後背都長期不敢觸摸。

以上事例只是惡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幾個鏡頭，因為他們迫害的陰毒手段都是在暗中偷著使用的，大法弟子根本無法與受迫害者接觸，更多更殘忍的手段和事實難以瞭解，所以這也只能是王村勞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九牛一毛。

文／山東省大法弟子

鏢坐鐵椅子五十天 雙腿水腫如饅頭

【明慧週報訊】2006年8月18日，我由瓦房店的遼南入監監區被劫持入盤錦監獄一監區六分監區。從8月20日起，我就一直到被鏢在鐵椅子上，一天24小時灌食，睡覺都在鐵椅子上。一直到9月10日，監區衛生所的于大夫怕承擔責任，將虛弱的我轉到盤錦監獄的病監。

鐵椅子是在一塊鐵板上，全部用螺紋鋼筋焊成的椅子，人坐在上面，胸部和大腿被兩條8公分左右寬的鐵片捆綁，兩手被手鏢扣在椅子腿上，兩腳被連體的兩個圓形的螺紋鋼筋鎖住，共5道鎖，只有頭能動，臀部只能坐在三根鋼筋上。所謂坐在「椅子」上，實質是坐在三根鋼筋上，臀部很快就破裂，頸椎、腰椎、尾椎也不同程度的損傷。

我長期被迫坐在鐵椅子上，由於全身被鏢住，只有頭部可以活動，雙手、雙腳、雙腿很快水腫、腫得象饅頭，水腫一直達到大腿根，在大夫的建議下才被鬆綁緩解一下，之後馬上又扣上。

在我被綁在鐵椅子上的50多天裡，張國林經常辱罵恐嚇

我：「絕食是自傷自殘，死了白死。」「你想當劉胡蘭，你就等著瞧。」「給你台階你不下，你別想出去。」為了強制我屈服「認錯」、吃飯，他採用各種手段摧殘虐待我：

- 1 不准睡覺，命令24小時輪流值班監視我的刑事犯人，在我一低頭閉眼時就捅醒我；
- 2 不准穿厚衣御寒，扒光我身上的棉衣褲，夜間開窗戶，開風扇凍我；
- 3 不允許說話；
- 4 懲惡、縱容刑事犯打罵，侮辱我；
- 5 限制大、小便。夜間不准大小便。

8月19日上午得知一名叫陳名立的法輪功學員因拒絕出工被強迫坐鐵椅子，且被電棍電擊；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宋震東因去探望陳名立，當即被正在電擊陳名立的管教大隊長張國林拖進所謂的「學習班」與陳名立一同強迫坐鐵椅子、同時也被電擊。

8月19日下午我找到教育科科長何某，指出打罵體罰是違法的。他沒有給出任何解釋。我要求見駐所檢察官，他百般刁難，出言嘲笑、譏諷。當時管理科科長吳鳳剛正躺在沙發上睡覺，我

與他的談話吵醒了他，他罵我，並要求我靠牆站立，我拒絕。我發現他滿口酒氣，就指出他違反「六條禁令」。他惱羞成怒，用語言威脅我說：「以後讓你知道，知道我是誰。」

8月20日上午我去找張國林，他藉口工作忙不見，當我第二次去找他時，恰巧聽見所謂的「學習班」內電棍響起，我就走到「學習班」出言制止：「不准用電棍電人！」當時是吳鳳剛正在電擊兩名法輪功學員，他命令刑事犯人把我強行拖進「學習班」，不由分說把我鏢在鐵椅子上，用電棍電我，並開口罵我：「叫你多管閒事，你知道是誰了吧！」

不久，張國林與科長何某進入「學習班」，張國林上來就打了我兩個耳光，說：「聽說你為他倆出頭，好！那就收拾收拾你。」隨即抓起電棍兩根就電我，科長何某也拿兩根電棍電我，專挑選人身敏感部位：頭、脖子，手，胸部。這三人用六根電棍邊電我與陳名立，宋震東，邊用語言辱罵威脅，一直到電棍

電耗盡，總共近一小時。臨走時張國林告訴何、吳：「充好電，晚上再收拾他們。」

由於受到虐待，我們開始絕食抗議。隔天我的家人找到監獄，見了我，我告訴家人，我被電擊，並被迫坐鐵椅子，要求家人控告它們，並說要絕食抗議到底。由於家人及時的接見和得知我被虐待的消息，惡警們不敢再直接動手。我們三人卻被24小時鏢在鐵椅子、鐵凳子上。不久我三人被分開迫害。

從8月20日起，我就一直到被鏢在鐵椅子上，一直到9月10日被轉到盤錦監獄的病監。從8月20日起，我一直拒絕進食，惡人們從我的鼻腔插入胃管灌食，一開始每天灌三次，後來身體太虛弱，改為現在每天灌四次，由刑事犯人做流食和灌食。

一監區所謂的「學習班」，實質是一間掛有「教室」牌子的



酷刑示意圖：法輪功學員被鏢在鐵椅子上並遭惡警用電棍電擊

一個空房間，窗戶用厚窗簾遮擋不透光，裡面私自焊制兩種鐵製刑具鐵椅子、鐵凳子。鐵凳子是一種相似於鐵椅子的刑具，可同時坐很多人。在盤錦監獄幾乎在每個監區都有，在2006年10月份突然全部拆除了。

從2006年8月20日至今2007年2月20日，我已絕食抗議迫害半年了，盤錦監獄及駐所檢察人員都知道我的事情，但卻無任何人來解決問題。我要求無罪釋放。

遼寧省盤錦監獄電話：0427-5639444

文／遼寧省大法弟子

荷蘭花車盛大遊行 天國樂團導引隊伍

【明慧週報訊】四月二十一日，荷蘭第六十屆花車遊行盛大舉行，由歐洲法輪功學員組成的天國樂團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在「法輪大法好」的樂聲引導下，四十輛花車徐徐行進。

荷蘭以鮮花聞名於世，國花鬱金香更是無人不知。每到春暖花開的四月，人們就可以看到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漂亮的庫肯豪夫(Keukenhof)的花展和麗絲的花車遊行。花展在三個月內都可以觀賞，可是花車遊行只有一天。今年的遊行是第六十屆，花車的主題是「歡慶」。

這一次參加遊行的法輪功隊伍分成三部分：天國樂團、仙女舞和腰鼓隊，他們的音樂、舞蹈和鼓聲贏得觀眾的熱烈掌聲。人們對走在隊伍最前面的天國樂團尤為讚歎：「他們的音樂裡確實有一種精神上的東西，讓人們感到精神上的昇華。」



圖：聲勢浩大的天國樂團走在花車遊行的最前面。

到精神上的昇華。」

「好，太好了」，路邊的華人同胞們豎起了大拇指，「你們的音樂太棒了」。

香港聲援二千萬人退出中共大遊行

【明慧週報訊】香港聲援二千萬勇士退出中共大遊行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兩天舉行，超過一千五百民眾手持橫幅、標語，在週六港島區大遊行後，週日繼續在九龍區舉行盛大遊行。由數百名台灣法輪功學員組成的天國樂團、腰鼓隊及悼念方陣也應邀參加了這個活動。主辦單位表示，這次遊行的主題是「中共邪靈的根都拔出來了」，呼籲退出中共黨、團、隊，三退保平安。

遊行活動中非常吸引人的是雄壯威武的天國樂團演奏的樂曲震撼了駐足觀看的民眾。旗鼓隊，雷霆天威、氣勢磅礴的鼓聲，震撼了觀賞人潮。此外精神抖擻的神威腰鼓隊、天威唐鼓隊、西洋鼓隊，也都聲勢浩大，演奏的樂曲，都能振奮人心。

遊行隊伍到達終點尖沙咀，天國樂團與旗鼓隊表演，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及中外遊客觀看，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及中外遊客觀看。



圖：天國樂團與旗鼓隊表演，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及中外遊客觀看，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及中外遊客觀看。

的又一次大型遊行集會，目的是讓更多中國人覺醒，更多的勇士站出來加入退黨大潮，莫做中共

的陪葬品。

真相聯合調查團北美團長談中共盜賣器官

(接頭版)直到有適合你的。那麼，我們必須想一下，這些器官是哪裏來的？他們為何敢『保證』弄到器官？顯而易見，他們絕不是從死人身上拿來的，而是殺人拿到器官來出售。否則，他們不可能有如此的『保證』。

鮑克先生進而說：「我們來看看法輪功群體，他們生活節制，勤於鍛煉，所以身體非常健康。但被中共視為敵人後，不幸卻成了中共屠殺的對象，並用以牟利。」

記者表示，他曾就此事詢問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但如往常一樣，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對於加拿大政府嚴厲批評中共的惡劣人權狀況會不會給加中關係帶來影響，鮑克先生表示：「當它(中共)已經發展到殺人取器官去賣錢時，你要清楚地知道，與你打交道的對手是何等的邪惡和殘暴！我絕不相信一個以殺人牟利的人！」

鮑克先生反問到：「一個以殺人牟利的政府，你怎麼知道它不會在經濟上欺騙？你怎麼知道它還有任何底線？既然敢於以殺人牟利，也絕不會在乎以欺騙牟利，不是嗎？」

談到對法輪功的認識，鮑克先生駁斥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誣蔑。他說：「中共給法輪功貼的標籤是荒謬的。什麼是『邪教』？當年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會被當權者稱為『邪教』。這是中

共對法輪功的惡意污蔑。這個在世界上幾十個國家有數千萬修煉人的法輪功絕不是『邪教』。他們有獨立的思想，有獨立的生活，而這是中共不願意看到的，因為中共要控制每一個人。法輪功要人獨立思考，叫人做正確的事，做好人，教人『真善忍』，正好與中共政權所行的相反，所以它們覺得法輪功冒犯了它，感到是一種威脅。」

大法福音廣傳烏克蘭

【明慧週報訊】為了讓更多的烏克蘭民眾能了解到法輪大法真相以及中共對大法修煉者的殘酷迫害，烏克蘭法輪功學員幾乎每週末都在烏克蘭的各大城市舉行講真相活動，四月二十一日的一站是烏克蘭東部的一個小城——北多涅茨克市(Severodonetsk)。學員們把大法福音帶給這裡善良的人們，很多人了解真相後迫不及待的表示要學功。

一位烏克蘭老人被廣場上學員們展示的祥和功法所吸引，他很吃力的走到了真相展板面前，仔細閱讀展板內容，了解真相。當得知中共迫害這樣一群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時，他很憤怒，主動的要求籤字譴責中共的罪行。

兩個小孩被功法深深吸引，看了一會，乾脆自己開始與學員一起煉起功來。



中共施壓遭挫敗 神韻在韓國如期上演

【明慧週報訊】神韻藝術團的巡迴演出在全球引起轟動，掀起了一股中華傳統文化熱潮，中共企圖騷擾神韻韓國演出的卑劣伎倆遭到挫敗。四月二十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宣判因中共施壓而欲取消神韻演出的「COEX劇場」敗訴，訴訟費用由被告方「COEX劇場」全部承擔。演出將如期在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舉辦，韓國民眾正翹首以待，演出門票幾近告罄。

法官表示，經過審核「新唐人電視台韓國分社」提供的演出節目和籌辦計畫後，認為：「神韻藝術團」演出節目中沒有違反韓國法律和可能擾亂韓國社會秩序的內容；沒有發現可能影響到韓中貿易的內容；很難認為是一場有政治目的的演出，所以「COEX劇場」所提出的理由都是無效的。

「COEX劇場」曾在今年二月七日與「新唐人電視台韓國分社」簽約，為美國「神韻藝術團」來韓演出提供劇場，但三月十四日，「COEX劇場」突然單方面取消了合同。「新唐人電視台韓國分社」認為，劇場是受到了來自中共大使館的政治壓力才做出如此舉動，並把「COEX劇場」告上了法庭。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在二十日上午發出的判決書中責令被告「COEX劇場」不得妨礙原告「新唐人電視台韓國分社」原定在四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在該劇場舉辦的「神韻藝術團」演出。

海外簡訊

◆ 法國PCM泵業公司中國及北亞區總經理、法輪功修煉者馬劍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工作單位遭到十幾名警察毆打綁架；法國社會黨總統競選人賽格蘭娜·羅雅爾女士(Sgolne Royal)四月十六日回信給法國法輪大法協會主席，表示同情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迫害的遭遇，並保證做出更大的努力，讓中國尊重人權。

◆ 英國諾丁漢晚報用半個版面介紹有關梁文堅在中國因堅持信仰而再次遭到中共當局抓捕和勞教的事件，呼籲英國人伸出援手營救。梁文堅是當地居民梁珍妮的妹妹。當地議員阿蘭辛普森(Alan Simpson)在最近幾週兩次致信英國外長，請求她幫助，並強烈抗議中共無理抓人。

◆ 四月十八日，美國舊金山部分法輪功學員及明慧學校的小弟子應邀參加了在舊金山市舉辦的第十六屆春天慶典和復活節遊行。大法小弟子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個小時的舞蹈。

◆ 美國鹽湖城論壇報四月十三日報導當地大法學員煉功故事及大法在中國遭受的迫害。報導說，每一個學員都有一個祛病健身和精神覺醒的故事，當地人梁在中文電視上看到中共對法輪功的攻擊時，她不相信那些，馬上買了法輪功書籍。梁說：「我讀過法輪功的書籍後，發現太好了。法輪功教給我很多過去我不懂的東西。」